

我們唯一

的路線

孫科

孫院長最近言論集

專供本黨
同志參考

我們唯一的路線

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印

目次

一、政治民主化，經濟計劃化·····	一
二、怎樣應付當前的困難問題·····	一二
三、一得之見·····	二七
四、自由與組織·····	四四
五、說左右·····	五五
六、向民主憲政的大道前進·····	六六
七、論三種自由·····	七六
八、今後努力的方向·····	八六
九、我們的唯一路線·····	八九
附錄：孫哲生先生的最近主張·····	鍾天心九五

政治民主化，經濟計劃化

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三十期演講

諸位同志：今天想和各位研究抗戰勝利以後，建國的方向與做法應該採用些什麼方法，來保證建國之必成功。諸位都是黨政軍負責任的同仁，對於黨義平素當然是極有研究的。我們革命是以實現三民主義為目的，但是過去幾十年，只是着重在民族主義方面，將來抗戰勝利以後，我們國家恢復自由，平等的地位，那時民族主義可以實現，毫無問題。因此，抗戰結束以後我們努力的方向，就是怎樣來實現民權主義，和民生主義。

民權主義就是要建立真正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。要使主權在民，則黨和政府的作風，都應有所改變。黨的作風尤應率先徹底改變。本黨十三年改組，本來是採取民主集權制。所謂民主，就是黨的建立在基層組織，黨的組織發展，是由下而上。就是上級黨部之產生，應該由黨員或下級黨部，經過選舉程序而成立。所謂集權，是全黨黨員的意志，由下層組織，經過集議討論決定，提出於上層，以至中央，經中央（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）最後討論決定後，即發生拘束力，所有黨員均須一致奉守。根據這個民主集權的原則，黨員要服從中央的決議，而下層組織亦須執行上層組織的指示。過去，我們祇是做到集權，却忘掉了民主的意義和

方法。記得十二年下半年，總理在廣州親自領導，開始改組工作，頭一件事就是起草黨章，建立區分部，區黨部等基層組織，并以廣州市爲實驗區，所有本黨高級負責的同志，一起動員分區擔負調查登記與指導組織的工作，分區舉行黨員全體集會，選舉區分部委員，成立區分部，選舉出席區黨部代表；以組織區黨部代表會，選舉區黨部委員，市黨部的組織亦復如此。十三年一月，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正式通過新黨章，依章改組各地黨部。因此從民國十三年起，黨的組織，完全是採用民主集權制。假使在過去二十年中，我們能澈底按照民主的原則，則黨的民主精神，今天必能發煌光大。可惜中途因種種關係，未能切實執行。黨的組織反爲由上而下，各省市的委員都由中央指派，黨的組織變成了衙門機關化，乃至官僚化的組織，背棄了民主的精神，弄到今天，很像是積重難反，馬上改革不過來的樣子。全國代表大會，本來應該是由全國黨員經過選舉手續而產生。如果省市黨部的負責人，都是由中央所指派，省市黨部如何能產生真正的代表呢？還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選舉自己做代表嗎？因此我們同志應該坦白的承認過去二十年來，黨的機構和作風實在是走錯了路，沒有真真實實的遵照總理手定的黨章，沒有實行民主的精神，使革命黨的作風變成了官僚集團的作風。現在或時代代表大會召集當然有困難，但是代表究竟怎樣產生，實是一大問題。如果由現任的省市黨部委員推選一些人，再由中央圈定，來組織全國代表大會，那未免不倫不類，仍是違反了民主原則。我個人確認，今後要實行民權政治，先要從黨實行起來，先要黨能民主化，才能使國家民主化，才能建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示範。廿餘年來黨的訓練沒有以「民權初步」爲訓練的要目。有些甚至誤會以爲民主方法已失掉時效。殊不知只是我們走錯了路，忽略了民主的方法，並不是民主方法失了時效。大家今後要學習民主方法，便須一讀「民權初步」，根據「民權初步」來舉行各種會議。現在各機關，乃至人民團體開會，也不免有許多地方沒有根據「民權初步」的規例，開會決議多半不經過正式表決。只是發言盈庭，等到大家不說話的時候就算通過了。主持會議的主席，也不知道主席的職權，當把主席的權誤用。主席只是要維持開會和議事的秩序，執行議事的規則，可否同數爭持不決時，主席才有最後決定權，不然主席是沒有決定權的。但通常總是開會的人不耐煩，或者是主席不耐煩，便不詳加論辯，無疑義通過或由主席決定。這都是不懂議事規則的緣故。將來實施憲政，這種情形便要完全改變。如果大家能依照「民權初步」，切實學習，經過相當時間，便可養成民主的習慣和方法。人人都有民主的習慣，懂得民主的方法，將來在地方和中央，討論政治，便可以運用自如了。這是第三點。

剛才說的三點是關於政治作風怎樣才能民主化所應注意的問題。必須政治民主化，才能建立民權主義。過去我們訓政十六年，到今天全國沒有一個縣參議會，更沒有一個縣長，是由民選的，過去我們實在是太大意了，沒有真正實行民主。十幾年的光陰過去了，現在我們檢討過去，是要從認識過去的錯誤，以求今後的糾正與進步。以上是就實現民權主義的觀點上，說明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和方法。

至於世界潮流是怎樣呢？很明顯的將來民主國家打倒法西斯納粹和日本軍閥以後，非但是要剷除他們窮兵黷武的思想，並且要根除他們的獨裁主義。就是要把他們過去政府的組織和作風改變過來，成立民主的新政府，使他們的人民有權，能過問政治。照目前戰局的發展來看，法西斯納粹和軍閥這種反民主的惡勢力，結果非失敗崩潰滅亡不可。德目敗了之後，世界必然是民主的局面；民主勢力抬頭之後，當然不能容許任何獨裁的勢力復活。為什麼最近英美評論對中國有些不好的批評呢？就是他們以為我們國民黨是傾向獨裁的，是一種特殊的統治階級，不容許旁的黨派公開存在，因而恐怕中國也會走上法西斯的道路。友邦人士這些批評，也許是因為不懂得中國的實情。同時也是因為他們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痛苦犧牲，很像是驚弓之鳥一樣，以為一個政府沒有公開的反對黨，報紙言論又受嚴格的檢查，沒有發表的自由，人民集會結社，復受法令的限制，不能公開活動，這些作風是希特拉的德國，莫索里尼的義大利和倭寇軍閥的唯一法寶，為什麼中國也去模仿它呢？因此發生懷疑。這種懷疑於中國的前途是危險不利的。現在戰事還沒有結束，就是最後勝利以後，我們還要盟國的善意幫助。盟邦決不會中途與敵人日本妥協，使中國吃虧，這是毫無問題的。但是戰後如友邦認為國民黨執政，中國不會變為民主的國家，會變成法西斯，武力侵略的國家；如果他們這種懷疑誤解不能消除，他們便會提防，或許不同我們合作，那末我們便會陷於孤立的地位。戰後我們立國於世界上，不能不有與國，與美，英，蘇盟邦積極合作，努力建設。要達到這個目的，我們必須設法消除人

家的懷疑，就是要改變我們的政治作風，使人家從客觀上觀察中國，承認中國是民主國家。

英，美政治上民主的運用，是使政府黨與反對黨同時存在。英國國會議員分兩面對坐，政府黨一面，反對黨一面。政府對反對黨傾軋，特別優遇。因為反對黨領袖經常出席國會，不能執行自己的業務，個人職業發生問題，因此政府給他年俸，由他領導一黨，或幾派來反對政府，這就是英國維持民主的辦法。至於美國也是兩大黨，近十幾年來是民主黨當政，現任羅斯福總統已在位十二年，地位重要，威望超羣，但自去年下半年到如今，反對派一天一天的起來，各邦邦長和議員的改選，結果多數已屬共和黨當選，民主黨漸處劣勢。今年下半年大選，羅斯福或許還會當選，但是在議會當中，恐怕只能佔回少數。因為美國的風氣，不願意一黨當國太久，經過相當時間，便應有所更替。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國家的大政策上，並沒有什麼重大的差異，威爾基氏的對外政策，與羅斯福總統所執行的，是大同小異，對內政策，也無很大不同，但是威爾基却又要再和羅斯福競選。總之，英美民主的運用，總是兩黨對立，只有一黨存在，便不認為是民主。蘇聯因為只有共產黨，英美與蘇在過去也總認為不是真正的民主，因為蘇聯政治作風，在形式上沒有反對黨同時存在，最高蘇維埃一年一次大會祇有宣傳作用，等於開大會來聽聽報告而已。蘇聯的立場則以為，他們不能有第二黨，因為國內都是工農智識無產份子，沒有地主，和資產階級，所以無須產生第二個黨。但是英，美與蘇總認為一黨專政不是民主，限制人民言論結社集會，人民便沒有政治活動的自由。況且英美與蘇界都好像不大同情我

們國民黨，却同情反對國民黨的共產黨。他們當然不是贊成中國走共產主義的路，他們注意的不是什麼共產不共產，例如紐約時報，倫敦時報，生活，時代，幸福等大雜誌，他們都是代表資產階級的，爲資產家說話，那裏會同情共產黨呢？他們是說國民黨不實行民主，說國民黨在朝，不容在野黨存在，他們這種見解當然是有錯誤，我們還要設法改正他們的錯覺，解除他們的誤會才好。我們知道，他們認爲民主非民主，民主反民主，或民主不民主，是以一黨多黨來做標準；是看政府怎樣產生，如果不是由人民運用公開選舉而產生的便不是民主。其實，我們國內本來早已有多黨，人民選舉政府，則更是民權主義的方法。將來戰事結束，我們實施憲政，能澈底實行民權主義，英，美與論界的誤會自然可以消除。我們總裁去年九月間在十一中全會，昭示我們說：「政治建設的基礎，就在憲政的實施，實行憲政，完成建國，本來是本黨國民革命努力的最大目標」，「憲政實施以後，在法律上本黨應該與一般國民和普通政黨處於同等的地位，在法定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則之下，享同等的權利，盡同等的義務，受國家同等的待遇」，自勵放棄過去特殊的地位，將政權交還國民，由國民以民主的方式選舉國民代表，組織民選的新政府，如果國民黨再受人民的委託，則國民黨當起而代表人民執政，否則國民黨當自處於人民的地位以監督政府。憲政實施以後，中國的情形是如此，就是走上了民主的道路，實現民權主義，那時，友邦的誤會自然可以消除了。

所以，中國將來是否民主，也可以說就是以憲政能否成功爲條件。至於實行憲政的手續，

簡單說，先要經過制憲的國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憲法，根據憲法的規定，召集第一屆的國民代表大會，成立中央政府，根據總理建國大綱的規定，全國完成地方自治之省區須達半數以上，始爲實施憲政時期，但以目前國內外的情勢而言，要待全國二千多縣，都完成地方自治，再來實施憲政，時間未免太遲，不足以應付世界的潮流。不過在實施憲政以後，地方自治程序未完成的方面，政府自當繼續促成地方自治的工作。目前在戰事未結束之前，黨和政府更不應絲毫忽略，錯過寶貴的時光，對於地方自治各項未完成的工作，應該趕快去做。總之，今後我們的政治作風，必須民主化，國家前途才有辦法，實行民主政治，亦就是實行民權政治了。

其次是關於經濟方面。三民主義的國家，不僅要實現民族主義，民權主義，還要實現民生主義。民生主義就是我們經濟建設的指針。歐美經濟建設的途徑，英美是自由發展，蘇聯是實行計劃經濟。自由發展就是有關經濟的事業，讓人民自由競爭來經營，國家不採積極干預的態度。自由發展的結果，必然會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，中國如果也採自由發展的辦法，不但要費一百幾十年的時間，而且不切合中國的需要。根據民生主義的指示，我們要實行相當的計劃經濟，與蘇聯所行的路爲不同。因爲蘇聯的計劃經濟，所有的經濟事業都絕對的由國家來經營，這種方法也不完全適合中國的需要。我們只要統制國民經濟，操縱國民經濟的建設方向與進行，便可以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。假如戰後我們決定一個五年經濟計劃，先建設重工業，我們必需要壓抑輕工業，使國民經濟的發展順應國家的經濟計劃。我們觀察國際情勢和戰後我們的國防

情形，我們實在不能高枕無憂，不能不注重國防建設。如果人類競爭，不能隨此次大戰結束以供減，則我們決不能讓後代子孫如我們這次抗戰一樣再吃第二個苦。如果要注重國防，便要從事基本工業的建設，由國家提倡領導，使民營輕工業建設的資金，轉用於國家重工業建設方面。

有些人認為，如果政治上實行民主，實行多黨，同時欲於經濟方面實行統制計劃，不免兩難並舉，矛盾很多，這種見解，不無理由。如果我們將來所行的民主政治，完全採用英美的方法，經濟上自然而然會走上自由資本主義。但是我們將來所行的民主，決不是完全做效英美的老辦法，而是以三民主義，五權憲法為根據，英美的辦法如果是符合三民主義的，我們當然可以取人之長。同時，蘇聯工商業統制由國家經營，廢除私人經營，這種辦法也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和客觀條件，因此我們也不能完全抄襲他的老方法。我們將來的經濟建設，一面參考蘇聯的辦法，一面也可參考英美的時的生產統制。現在英日實行定量分配制度，人民的衣料，食糧及民生日用品，都有一定的生產和消費計劃。他們減少國民平時的消費，把平時用於消費的生產力量，移為軍需生產之用，以支持戰局。美國則因條件較好，物產豐富，故對於限制戰時消費不及英國嚴格。美國在一九四三年估計全國生產量分為軍需生產八百四十億，民生消費生產為九百億。民生日用品還是供不應求，因為戰時生產增加，人民購買力隨之增加的緣故。美國的軍需工業都是民營，軍需工廠，炮廠，飛機廠，都是私人經營。國家需要多少大炮飛機，全向

私人廠家訂立定購合同。但是因爲私人廠號設備有限，例如飛機的出產，在戰前一年不過數千部，現在一年是十幾萬部。因爲私人廠家原有的設備不夠，國家才拿錢來造新廠，新廠建成以後，還是委託廠家來接辦。美國行這個方法，可以維持，因爲他工業已高度發達，什麼都已具備。中國還沒有此種條件。戰後我們必須集中整個力量，把所有獨佔性的基本工業國防工業，統統由國家來經營。輕工業消費品工業則讓人民經營。不必要的奢侈消費品應加限制，移其資金以助國家急需的建設。以上就是戰後經濟計劃化的要旨，亦就是實現民生主義。

戰後我們必須做到政治民主化，經濟計劃化，國家才有光明的前途。

怎樣應付當前的困難問題

卅三年三月九日在中央組織部演講

一 本黨改組的精神在實行民主，嚴密組織

各位同志；好久沒有到這裏來講話，今天朱部長約我來和各位談談，沒有指定講什麼問題，事先亦沒有想到應該講什麼。

各位都是辦黨的，在組織部工作更是專門爲黨服務。我們辦黨，應連帶想到從前辦黨的經過。本黨的組織系統，其最重大的改組，是民國十二至十三年在總理領導之下，在廣州進行的劃時代的那一次的改組。十三年一月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通過了現行的本黨總章，成立了的組織系統。十三年到現在剛剛滿足了二十年。十三年改組之前，總理在廣州與一般同志研究改組方法，同時我們並得到俄國方面幫助，派了鮑羅廷來當我們黨的顧問。十二年下半年總理親自指派了十幾位同志，擔任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，專負改組的計劃及一

切籌備的工作，本席也是當時的臨時中央執行委員之一。當時的臨時中委現在已有許多不在了，像廖仲凱，鄧澤如等，都已經過世了，也有中途離開的，名字已不大記得清楚。臨時中委會研究黨應該怎麼樣組織成爲一個新的系統，再根據原則起草黨的總章。因爲在民國十二三年以前，黨的機構是太鬆懈，沒有嚴密的組織，不甚現代化，力量亦病不能集中。所以當時總指示，要我們學習人家的長處，採取人家的方法；所謂學人家長處，採人家方法，就是採蘇聯共產黨的組織方法，學他們的辦黨經驗。不過這絕不是說要學習人家的主義，因爲我們已有很適合於中國的三民主義，無需乎舍己從人。因爲我們辦黨的作風，組黨的方法，那時實嫌與時代太落伍了，所以我們和蘇聯洽商，借派鮑羅庭先生來當我們黨的顧問。鮑顧問到達廣州之後，和我們會談，經過好幾個月的研究，乃由臨時中委會推定幾位同志——廖仲凱，本席，還有一二位——擔任起草總章。總章所訂的組織體系，改變了從前的辦法；從前黨部的負責同志，是由總理派定，總章沒有採用這個指派的辦法；新的組織系統可說是從下而上，從基層逐漸到上層，每層組織，都由黨員大會，或地方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各該級的執行委員會，最後乃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執監委員。

我們在廣州即根據總章試辦黨員登記，根據他們的住址分區。那時本席住在東山，所以擔任東山區分部組織，由區分部黨員開了一個大會，選舉了區分部負責同志，再由各區分部合開一次區黨員大會，選出區黨部執行委員，區黨部成立後乃正式改組市黨部。本席當時被選爲布

黨部委員。因此從十二年黨的改組，本席就參加過基層工作。十二年下半年廣州附近各地，就是我們國民黨在廣東力量所能達到的地方，各縣都重新改組成立了縣黨部，廣東以外的地方當時不能公開改組，因為在軍閥勢力範圍之下，黨還不能夠公開召集黨員大會，凡是因此不能推選代表的省分，改由總理指定某些同志來參加大會，這樣才促成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。大會通過黨的改組，通過總章，選舉第一屆中央執監委員，這些重要關鍵工作完全是在總理親自領導之下而進行的。

總理在的時候，爲團結革命力量，推動革命工作，黨外一部份人都吸收進來了。當時共產黨正式表示，一致擁護三民主義，願在總理領導之下參加國民革命；總理接受他們這個表示，容許共產黨員個人加入本黨，這是他們一部份人加入，不是全體共產黨都加入，他們加入的也可以當選爲中央委員。當時第一屆執監委員中，便有共產黨人參加。這是十三年改組的情形。

十三年冬季 總理離開廣州北上，號召國民會議，決定國是。總理當時看到我們力量連廣東且未能統一，軍事力量沒有養成，知道祇用軍事力量來推翻軍閥，是不容易做到的；於是發動全國政治運動，領導全國民意來謀改革，所以主張召集國民會議。十三年冬天，總理到天津時就病了，不能起身，十四年三月十二在北平病逝，到現在已經十九年了。

當十三年本黨改組之後，假使中間沒有糾紛，黨內沒有分裂內戰，也許黨的組織，不僅做到現在這個樣子，根基早就很鞏固了。過去歷史經過許多糾紛，種種變亂，清黨工作又費去了